

廣陵先生文集

四

新平舟

PDG

廣陵先生文集目錄

卷十七

上王樂道書

再上邵不疑書

上人書

上縣令書

定吳夫人書

上葛闕都官

與知縣

與主簿

答劉公著微之書

廣陵先生文集卷十七

逢原王野令著

上王樂道書

人未嘗不自直也常直而行然未嘗卒善自直也何以
謂人未嘗不自直者以其氣而言也是未嘗不自直也
何以謂人之未嘗卒善自直者以其非道與義而言也
是未嘗卒善自直也何以言之夫一言易容也一犯易
怒也卒然及之終浮不沈容奮然而色作忽然而氣動
覆日以相睨手指口質以相訾析長短於橫釐較重輕
於塵煙爭用是以相曲直相加不休更轉鬪而入死是
辯者事之未用也然辯者以曲而爭之是人未嘗不自

直也千鈞之重一羽之輕其懸有殊也顧症而伏飢與
駢脅而勇飽者豈易并哉卒然及之有奮不顧慮起鬪
而入死者是鬪常不敵而人之所難不爲也然而鬪者
以勇而爲之是人未嘗不自直也多枉之弓重前之矢
修矛之鍛厲鉤戟之磨靡而能者爲之前敵之殊也與
其迎前而驅膺冒撥以嬰脅豈若退懦恬逸之安全哉
卒然及之有忿蹈死不遑暇視者是死重故也人之所
難能也然而勇者以敢而爲之是人未嘗不自直也雖
然皆未足議直也夫人有是好辯有是必爲有是決果
前掩死而不回後延生而不顧信乎其自強且勇也然
要其所求志在一直而已等爲之直然何常失於輕褊

耶故勇而直氣者愚常見矣勇而直道者何愚常願見

而不遇耶然嘗較之夫自信不阿孰若怒辯以相訾性

同

一本作確固

而材可勉孰若症力以相懸守義盡死而不

回孰若蹈敵而不顧死然而常恬於爲彼而愕於爲此

者豈不失其素心哉所以爲然者何也情動於氣則易

而義勝於心

一本作氣

爲難爾是果爲難耶亦存之不素也

故曰徒直不足與議道徒勇不足與議直謂其非義云

也士之爲士也眾矣何直道不若直氣之果哉使其直

道如直氣

一本作而爲直氣

則道猶有不直者未信也昔令嘗

觀鬪者矣終日而不休夫張拳據兵代中代傷豈不爲

苦哉計其中豈無折脅殞身之憂也然終日而不休是

亦直所不直爾待勝直而後止心放而氣安甚哉人之
果於剛也及直道則懼不偶人而從人何曾不若必鬪
之剛哉可羞也已始令有志於是也嘗思得天下剛純
之士而見之每誦詩讀書去其人已千數百年猶惕息
起恭如將親見之者及其恨有所不盡於其人也猶流
涕而慨嗟況同令之世不遠而有者耶伏惟閣下明道
篤義其聞有以起不肖也有日矣卒然遇之而令方貧
有朝夕之役不得決拾以往從事則其自嗟傷無時而
已也念區區終不自效輒敢以書告所期而道其嚮慕
焉伏惟閣下憐而念之不宣令再拜

再上邵不疑書

知軍學士閣下貴富矣何求而不得哉窮南之珠極西
之玉山海之象犀蜀里之錦楚南荆北之材天下之殊
也然皆水斷陸絕去其人嘗千萬有餘里然一日欲之
則無不加意而至前何其甚易知出於左右哉然一本作然
哉能不愛珍幣重寶以易之則其得如取爾一本無其得二字
故曰貴富矣何求而不得哉惟其不可得者士也士則
有窮而無求不可以貨取也賤而不屈不可以勢動也
行義以達死不可以力脅也世難有貴富假有求而欲
得之非其義也非其道也則其人亦肖自一本無二字枉耶
世之藏珠玉象犀而衣錦以居荆楚之材者多矣貴富
者皆是也而潔守之人信篤之士不幸而世不欲之假

有欲之而可從者誰也斯語不敢講於人久矣嘗謂閣下其所好惡爲與不爲殆有異於世貴富者而令雖不肖竊有意於古之士而願學之昔者嘗有一日之幸而閣下以令有姊以貧而不嫁過時將捐金幣以資之時適無可親者則止矣世之靡靡方以妾馬從事而閣下乃獨恤人之孤世之方思得其所無而閣下乃思散其所有以令之甚賤才謀不足以裨左右之長譽說不足以取當世之重不識閣下是誠何求哉信亦與世之異也故令今且將終其所賜以實門下之德焉夫高郵小地也是亦地一本作勢不能分高而借人力不能舉重以與士也亦明矣而一時之人勢力出閣下者猶厭然不之

彼而之此去有餘而就不足以求之良以閣下之所好惡而爲與不爲者與世之貴富者異也異日閣下嘗有以賜之而令辭不受令則謁之而閣下之所得士之自信如此難有也閣下之德如何雜文一軸少見所志幸加采焉不宣令再拜

某官閣下世之富貴者其勢如父而令非其子其次如兄而令非其弟其次如其君長而令非其臣隸奴嬖其次有官府貴賤而令適無左右使令之役以故漠然雖貴富之門當路而日過之以其無事於其閒不敢謁以入也前日聞閣下風義甚高意者若將求教然久之思

所以幸進而不得辭念無以通左右則止矣退而益學
每追講古文之義厚其所以進退之概上自堯舜下逮
聖人賢士中行者之所常言觀其上下所以交合之際
似皆有命而殆與今世異然果於有聞則將矜以爲守
豈心之所知而古之有道皆若是顧身不繇哉則雖心
存閣下之門而迹有不敢至焉者良以身在人下而進
于上苟不繇道則何也豈獨異於人哉視古之人所謂
恭敬者多如此久之益困而令則有姊身爲人弟不自
有衣食之能以自苦又餓其長上年過齒長無資以歸
姊閒坐思之則其中忽然不知其心之何如也然猶謂
有命耳不敢不安也而不腆之交平時與令游者多矣

未嘗以言及令之窮也自閣下當路而哀令者多以爲言其未從之則議令者以爲可罪矣誠其皆愛心沒義則未敢信然乃至得長者之教亦耳聞而思之士之所自信者顧其心之如何耳古之人所以進退信美矣然猶有見可之仕者其勢也今則已異矣古之人雖甚窮要猶有以自足不如令之皆不然也

下闕

上縣令書

元城王令謹內謁以書自道于長官執事令多見今之士人中無所存外不能自高以媚勝倨出入公卿大夫之門與奴隸俱視其面則喜若得志者而未嘗有媿令雖不肖迺中有所存者視今之公卿大夫揣已之所自

存故未嘗一自枉見非特但異於人也亦有可見者而後見之焉耳伏自執事居喪時令與公子游每得窺覘公之爲人至令二三年閒始卒若一伏惟執事之孝之廉固當世之所不有古人之所未易過也然則小子安得不就見耶不宣令再拜

定吳夫人書

令啟昔者聞門中之淑而士大夫言宜之令始放意以及且不自實宜乃謂得請耶已辱來命切羞其非當雖然何辭及矣秋初熱尙於前惟尊候安否比近何如伏惟萬福輒有末幣聞在別紙七月初九日不宣令再拜
丈人都曹坐前

上葛閣都官

知郡都官閣下士之無所用於世久矣閣下乃愛之何
耶以其卑陋曲拳樂其爲恭耶進俯退偃樂其爲容耶
將與之考正道德使承下風耶士固有辱身以爲恭媚
世以爲容縛文而薄質假其華以鬻其實是皆欺冀之
道而閭巷之士與市井之人相與修之而日陳于前以
爲銜侮爾是豈君子之宜畜哉異日士有主閣下之門
以歸者皆忠信倜儻自信之士固有以身爲是恥天下
以爲非雖於祿利爵賞在前一不得於己則去之一本作逃
而去山林而不顧其自重如此則肯以非其道而見閣
下耶於是乎閣下之賢於世遠矣蓋士之主於人而能

以道德自直

一本作重

者此皆當世之人所難有士惡夫不

然而不肯從者此也而有能之者宜乎士之主閣下以
歸也前日令忘其不肖於閣下之客雅有一日之幸異
時聞其緒餘嘗爲閣下道之一日閣下聞而未之見且
將疑其是非又其去閣下之門非有道里之難致而其
身不至於前則左右有以爲不恭者此則令所懼也輒
敢以書通焉不宣令再拜其華進其書長書知漢之
與知縣

令聞古之君子雖居富貴貧賤之間其勢則異矣及至
進退出處則其道一也然則富貴貧賤之勢既異而進
退出處則一者何也必有道而云也然古之爲士苟時

之不遇雖萬鍾之祿非其義則不往也非其道則不取也然進退必量其時而爲也苟有所遇雖尺寸之祿亦可以進而仕也然皆有以存心而然也心之存者亦有常矣然則何謂常也謂舉措不失其道而然也苟得志而處王公之位居卿相之聯而其勢可爲尊且大也然有賢未嘗不欲見之也苟未得志退而處草萊之下亦未嘗以道自屈之也退而尊德樂道必待時而用也然苟在上者樂育多士而急於下賢而何嘗不往而從之也哉蓋時有遇而然也是皆古之君子進退出處之有道矣而令竊嘗仰其盛德而願學之矣恭惟知縣贊善抱明誠之資懷聖賢之道勳烈之傳亦有日矣凡居之

邦雖困迫窮處之士小有異能則何嘗不蒙被餘澤哉而令獨敢以古人之道進於門下亦不忽矣惟執事不以狂狷而不教之則不勝幸矣不宣令再拜

與主簿

令嘗惑今之世士者無志而官者無求無志故不知其有貴也無求故不知其可貴也不知其有貴者賤其身不知其可貴者賊其身賤其身者求於人之謂也賊其身者自取之之謂也故一失於不自高一失於自高不自高者非也失於自高者亦非也令嘗惑而悲之且又喜自得也閒而思天下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者果誰耶幸而有之信夫可以賀不幸而不見之其又如恨

何伏惟閣下屈主縣簿三年矣邑之士者日造焉退而
皆自得也令固賤世之士者雖不敢仰疑盛德猶懼而
未進也今而決自來期不辱而有得也孔子曰居是邦
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則愚何敢廢哉惟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愚將有所得而又願親焉不
宣令再拜

答劉公著微之書

令再拜辱詩大見稱獎反覆讀之而益慙置而評之如
斯言爲當世盛德者發而不在令然大聖人之學賢有
道者之事業此固不可假以悅人惟盛德者宜當之而
令亦不悅也惜乎足下不留以副敢當者而妄以況令